

心灵漫笔

# 小村的端午节



■安小悠  
我的老家钮王村位于龙城镇的西北。在钮王，端午不称端午，而唤“五月当午”，就像乡野的小孩喊惯了小名而忘了大名一样。知道“五月当午”是为纪念屈原要吃粽子、赛龙舟的习俗，那是上学以后的事了。

在钮王过端午，不吃粽子不赛龙舟，我们有自己的过节方式。

当风裹挟着麦香，一阵接一阵往人鼻孔里钻的时候，端午节就要到了。嫁出去的姑

娘要回娘家，竹篮里装些变蛋、炉枝儿油馍、挂面、馓子之类的吃食，用有“喜鹊登梅”之类图案的新毛巾盖着。有时，也送香烟、啤酒或饮料。

进了村，也不用避人，不管碰见谁都会掀起毛巾从竹篮里拿吃食。知道是姑娘回家看望爹娘，人家多半不吃，实在盛情难却，就象征性地接过，只肯取一点儿，多半还是放回竹篮里，然后催促人快点儿回家。有些嫁得不远、端午前却不回娘家的姑娘，背后免不了被人诟病，觉得这样的姑娘算是白养了。

这是端午的前奏。到了端午当天，晨露未晞，父亲持镰去村后割艾，母亲下厨准备过节吃食。首先要煮一锅大蒜和鸡蛋。蒜是新蒜，前晚除皮洗净放在竹筐里，在院里晾一夜。鸡蛋是自家母鸡下的，清一色白皮，从鸡窝里摸出来时还有温度。随后还要和面烙油馍、炸糖糕、炸菜角……

父亲割艾回来，将鲜艾搁在压井旁的石槽上，几只眼尖而贪吃的鸡以为是什么美食，欢快地凑上前，仅尝一口便悻然而去。这时，母亲已煮好大蒜和鸡蛋，糖糕和菜角也炸好了，香味四溢。不用唤，我和弟弟闻

香便爬起来，胡乱洗了手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大快朵颐。

大蒜煮熟后绵绵的，也无剥皮之烦，取一瓣，稍用力挤即入口，加点儿糖，有绵枣儿的风味。鸡蛋用水煮成白水蛋，或加盐和香料煮成五香鸡蛋。那时过生日的待遇也不过是煮两个鸡蛋，端午却可尽情吃。平日，油馍、糖糕和菜角都是难得的吃食，却是端午的点缀，大蒜和鸡蛋才是主角，老少必吃。

吃过饭，我和弟弟便去南院找奶奶取香包。我们堂兄弟姐妹六人，奶奶每年端午会缝六个香包。香包用碎布拼凑，多元宝型、锁型，也有正方形或三角形的，偶尔奇形怪状，像兔又像猴，像鲤鱼又像蝌蚪，像蝴蝶又像蝙蝠……男孩对香包兴趣不大，姐姐们又比较谦让，故香包都是我挑选。

香包里有干艾、朱砂、雄黄、香料等，下缀流苏，碎布剪出花朵状，晒干的蒜蓉被裁成一寸长短，再用针线串联而成。也有用毛线剪出球状来当流苏的，有用细线缠绕铜钱当流苏的，有用项链珠子串成流苏的……

香包带子是五色线。当孩子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香包去上学，整个上午的话题都围绕谁的香包最香最好看进行，教室里弥漫着缕

缕艾草的芬芳。下了课，孩子们都去进行碰鸡蛋比赛——不只在本班同学之间进行，还去外班找人碰，谁的鸡蛋破了或有了裂缝，就要把这个鸡蛋输给对方。蛋壳色重者厚硬、耐碰，拿蛋尖互碰杀伤力最大。我幼时是碰鸡蛋的高手，一个上午总能赢上三五个鸡蛋。

我们去学校后，母亲在家里洒扫庭院，燃些干艾熏屋子。母亲把父亲割回的艾分束，用绳子捆扎悬于门楣或窗户外，其余则匀铺在猪圈和鸡舍上。艾在阳光下微卷青叶，现出银白的背面，悠悠散发香气，整个小村都沉浸在这样的芬芳之中。端午时节艾生长得最旺，艾叶散发的气味可有效驱蚊蝇。

傍晚时分，火烧云在天际流连，端午就渐近尾声。母亲烧好一大锅热水，将艾叶泡进水里给我和弟弟洗澡。我们坐在澡盆里，鼻息除了热乎乎的水蒸气，还有艾的芬芳。据说此举可防生毒疮。艾草香，香满堂，屋子是艾熏过的，院中还铺陈着鲜艾，我们又

是被艾水洗过的，艾香包挂在床头，于是当晚连梦都不自觉地变香了……

直到香梦醒来，第二天的晨阳照亮村庄，小村钮王的端午才算结束。

## 端午往事

■郎新华  
女儿放学到家，兴奋地给我看她用手工纸折的粽子——绿色的手工纸作品，折得有棱有角、饱满硬挺，和真粽子大小个头一样。可真像呀！我赞叹不已。

“妈妈，你啥时候包粽子？你包的粽子最好吃了。”最近一直忙于工作，我竟忘了端午将至。看着女儿企盼的眼神，我赶紧说：“明天我就去采购粽叶、糯米、蜜枣和红豆，晚上你放学就能吃到。”

每年的端午节，我都会花时间给孩子呈现节日的仪式感，包粽子、炸糖糕、缝香包。我喜欢在厨房忙碌，让粽子的清香、糖糕的香甜沁入孩子心间，和孩子一起去感悟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

我小时候的端午节，一般都在“三夏”大忙时节，父亲母亲每天像打仗似的抢收抢种。那时候的农民是真的辛苦，麦子得一镰一镰地割、麦粒得一锹一锹地扬，炎热的天气、麦芒的刺挠、艰辛的劳作让父亲母亲变得沉默、疲惫。他们的劳累让我不知所措，只能在他们到家坐下来歇会儿时拼命地给他们扇扇子。每年的端午节前，奶奶会背着手、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去老大桥南头的药店里买些香料回来，用家里的布头缝好多鸡心型的香包——孙子、孙女得有香包戴，是奶奶的端午情结。小巧的香包，简单朴素，香气却沁人

心脾。我喜欢把它挂在蚊帐里，香气氤氲，连梦都是甜的。

地里的麦子收完，端午已过去几天了。母亲会说：“走，咱们去看你姥姥、姥爷去。”母亲买上粽子、白糖，再买点肉，一家人去姥姥家走亲戚。

母亲和姥姥、姥爷一见面，就有说不完的话，我们则是迫不及待地想吃粽子了。那时的粽子没啥花样，只有简简单单的白粽。姥姥会把粽子在清凉的井水里浸泡一会儿，让清香的粽子多些凉感。蘸上白糖，一口咬下去，唇齿间绵密软糯的口感是整个夏天的味蕾狂欢。那种甜蜜的滋味，穿越30多年的光阴，依然清晰悠长。

当时光老去，当至亲不在，脑海里年少时的不灭画面似乎很多都与节日有关。那时生活虽清苦，但节日还是要过的，跟在父母身边开开心心过节的经历，足以慰藉往后余生，足以应对每个当下。

周末，我陪女儿外出，看到小区门口有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卖香包，小推车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香包。女儿被深深吸引，拉着我的手，驻足挑选。“妈妈，我想要那个小兔香包，你也选一个吧。”我告诉女儿，我喜欢鸡心型的香包。把香包握在手心，我深深地闻了一下，幽幽清香顿时充盈了心间，似乎又触摸到了那回不去的时光。

## 会思念的香包

■陶 鹏  
临近端午，在大街上总会碰到卖香包的老人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节日的气氛悄然而至。我精心挑选一个，闻起来香气扑鼻，不由想起儿时奶奶做的香包。

小时候我多病，春夏相交时更是容易招蚊虫、长痔疮，全家人都精心呵护着我，每临近端午就早早地准备着“扫毒”事宜。但对我而言，那时并不知道端午的来历，也不清楚什么习俗，只知道是过年之后最开心、最喜欢的节日，学校会放假、爸妈会买新衣、家里会包粽子、奶奶要做香包。

节前两三天，奶奶就开始准备了，到卫生所花几毛钱买一些雄黄、香料、艾叶粉。我总是跟着她，一边吃着回来时她买给我的几颗糖，一边问雄黄是什么、香料和艾叶粉有什么用。奶奶就会说，天气热了，虫子多了，有了这些，虫子就会远远地避开。

回到家，奶奶就拿出自己的工具篮，把平时准备的碎花布、红布拿出来，开始做香包。她戴上老花镜，拿出一把老古董般的剪刀，将布剪开，捏在手里，将雄黄和香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去，再一针一针地

缝上，东折一下，西缝一下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小小的香包就做好了。奶奶虽然上了年纪，做起事来却非常灵巧，一个下午就可以做十多个香包，除了给家人，还让我拿去送给邻居和伙伴。

我喜欢带着奶奶缝制的香包，在村子里一边喊一边跑，那香气被风一吹，就在空气中飘散，顺着别人家的门和窗往里钻，像一个长了手的魔法师，将藏在屋子里的小伙伴都牵了出来。我在前面跑，小伙伴们就在后面追，一会儿就拉起了一支队伍，像一个蜈蚣形状的风筝，在村子里飘来飘去。

伙伴们充满期待与羡慕的眼神，像一束束耀眼的光芒，在我心底闪闪发亮，香包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自豪。奶奶坐在门内，熟练地剪布、装香料、缝合。伙伴们一个一个上前，小心翼翼接过奶奶做好的香包，随后便是雀跃狂欢。大家将香包高高地举起，在空中舞动起来，整个院子到处飘着香味，奶奶的脸上便绽开如花的笑容。

我举起手中的香包，在空中轻轻地舞动，香气一缕缕溢出来，在思念中缓缓流动。

## 五彩丝线系端阳

■李海英  
记忆中，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最深的不是吃粽子，也不是吃用艾草煮的鸡蛋，而是系在手腕上的五彩线。那红、白、黑、青、黄五种颜色的丝线拧在一起，系在雪白的手腕上、脚腕上，十分显眼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临沂。记得每年端午节，母亲都是早早起来打扫庭院、悬挂艾草，再用艾水给我们洗脸、洗手，最后则是用五彩丝线仔细地系在我们手腕和脚腕上。记得我一直到上初中才结束系五彩线。

五彩丝线，就是家里平常绣花用的丝线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衣服、鞋子基本都是手工缝制，村里的女孩也是很早就开始学做针线活，所以丝线家家都不缺，只不过丝线也分三六九等罢了。系好五彩线的孩子们会走街串巷地炫耀。当

时我手腕上的五彩线一直都是孩子中最漂亮的。这归功于我有个刺绣水平极高的母亲。姥姥说母亲年轻时绣出来的花放在院子里能招来翻飞的蝴蝶，绣出的鸟能引来真的鸟在院子里“叽叽喳喳”地叫。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清楚，只记得当时经常有带着布料和丝线来找母亲帮忙的村民，一般都是缝制比较高档的嫁衣。当然，他们找母亲帮忙做活的同时，也少不了会带一些好吃的给我们。

五彩线戴上后，只有在第一场雷雨这天才能解下来。这天，母亲会很认真地解下我手腕上的五彩线，然后把五彩线小心地放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长大的我再也没有系过五彩线。直到我的儿子出生后，母亲又乐此不疲地在端午节一大早就给儿子系五彩线。我知道，这是一种寄托、一种祝福。



国画 端午图

岑光荣 作

## 端午的灯盏

■王 剑  
你是暗夜里的一条江，把三千年的孤独和痛，撮成盐、撮成血

从香溪，到郢，到汨罗  
文字是你妖娆的刀锋。你血液中熊熊的火焰，或者雷霆在诗行中飞驰

暮霭沉沉。你试图用一颗心去滤掉雾霾

去洗净那些污浊的眼睛  
你剥开心脏，掏出一瓣一瓣的爱  
汨罗江腾起浪花  
掀起一场场灵魂的风暴

死了，也要化成一棵树  
一棵黑暗中的橘树  
站在楚国的宫门前，燃起火红的蕾。像独自醒着的灯  
把黑夜一遍遍擦亮  
把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一点点擦亮

## 母亲的蜜枣粽

■周银平  
这些年我吃过很多粽子，感觉滋味最好的还是母亲做的蜜枣粽。

大凡生活在农村的孩子，都知道每当麦子黄脆、端午临近就到了吃粽子的时候。母亲也开始忙着采粽叶、选糯米、配馅料。我们最爱的就是蜜枣馅儿粽子。

小时候，到了包粽子这一天，母亲很早就起来，我们也无法入睡，一个个都翻下床，帮母亲包粽子。

来到庭院，揭开瓷盆上的木盖，就能看到里面是提前一晚泡好的糯米。糯米有长的和圆的两种，母亲喜欢选长糯米，因为长的糯米价格便宜，包起来更容易抱团。经过浸泡的糯米腰身变得粗胖了一些，你挤着我，我挤着你躺在水下。母亲把手伸到水下，捏起几粒糯米，用大拇指和食指用力一碾，米粒如果破碎，她就会欣然一笑，说：“省柴火，还软糯，挺好。”

最有意思的就是包粽子了。市面上售卖的粽子一般有菱形和长方柱的，看上去小巧玲珑，又齐整得很，被那些多彩的线绑住，特别像一个个花荷包，真正包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。母亲包起来很快。只见她拿着那片箬叶，左折右叠，就折出一个三角形的空间，用汤勺先垫

一勺米，用勺子把米压实，然后挑一颗蜜枣放进去，再用几勺米把整个枣埋起来，最后将上方的粽叶折下来，扯出一条线，大拇指压住，旋啊转啊，一个菱形的蜜粽就横空出世，好看又可爱。简短的一道工序，到了我们手里却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叶子在手里怎么也不听话，胡乱地折了半天，包糯米的空间一点儿也没折出来。最后，我们干脆不再管形状，拿着一片叶子，扭成一个小漏斗，迫不及等地把米装进去，然后扯住一根线，把上面下面各扎一个揪，看上去不像粽子，倒像是大白兔奶糖。母亲怕我们包的粽子不过关，就安排我们抱柴、烧水。

烧火三四十分钟后，一股浓浓的粽子香味从锅盖边缘争先恐后地跑出来，直接占领了我们的鼻子，那股清甜混着箬叶的馨香真是让人终生难忘。母亲捞出一个最大的粽子，一层层打开粽叶，晶莹剔透的糯米已经紧紧黏在了一起，被它们包裹着的蜜枣已经在温热中变成了透明的样子。我们顾不上热，拿着筷子钳掉一角，放进嘴里，牙齿咧开，糯米的香裹着蜜枣的甜就窜进了肠胃里。

煮熟的蜜枣粽，母亲会捞出一半，分成几份，送给左邻右舍，让他们也尝尝。我们大快朵颐之后，母亲会把剩下的粽子浸在冰凉的井水里，随时可以吃。

如今，在城市生活的我，吃过很多种馅儿的粽子，但是每到端午节，最怀念的还是那一锅热腾腾的蜜枣粽子，糯米香得简单、蜜枣也甜得简单——这香甜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……



## 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
本版信箱: siying3366@163.com

## 别样情怀

## “听”火车

■刘云鹏  
我住的地方离铁路不远，每天都有有意无意地听到N遍火车来来去去的轰鸣声，可以看到N遍火车车厢里人头攒动。

小时候，因为有火车的地方离家很远，所以我对火车有着一一种近乎痴狂的向往。只要听到火车鸣笛，我就会兴奋地跑过去张望，希望能数清火车车厢的节数。长大后，偶尔看着火车呼啸而过，心中就开始泛滥些许失落，并继续盼望着下一辆火车的抵达，继而又重复的兴奋和激动。

其实，看火车与“听”火车相比，听的机会更多一些。毕竟我们不可能守候在铁轨旁边，目送火车来来去去，但只要是在铁轨附近，那就有你听的，尤其是夜晚。

估计是我个人癖好吧，我觉得夜晚更适合“听”火车。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感觉太吵而超级不喜欢晚上“听”火车。可我不怕，我是那种任人怎么吵闹，晚上想睡觉的话照样不会失眠的人。

与看火车相比，“听”火车的魅力在于你可以尽情地想象火车“来袭”的场景——客车、货车，大车、小车，快车、慢车，过桥梁、过隧道……

在清醒的时候“听”火车鸣笛、驶来、远离，在胡乱想象中渐渐入梦，也是美事一桩。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心中无事，“听听”火车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都是“人间好时节”。

“听”火车看火车，看火车“听”火车，这种习惯渐渐扩展至飞机——对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轰鸣而过的飞机，我开始有了一种与看火车类似的情愫：兴奋、欣喜、欣赏、向往。

“听”火车看火车，看火车“听”飞机、看飞机，这样的场景也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。不过，在我的梦境里，它们与我的关系往往截然相反。火车，出现在梦中的时候，我往往是被动的一——坐在一辆不知道驶向何方的列车上，我可能是唯一的乘客，甚至连驾驶员都没有，迷茫着、被动着却又坚定地向往远方行进，虽然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。偶尔，我也会做个纯粹的旁观者，站在铁轨旁的野花丛中，羡慕地看着火车头渐行渐近，不舍地听着轰鸣声渐行渐远，有些羡慕和不甘、有些未知和恐惧。

而飞机则相反，在梦里，我往往是它的主宰。我一会儿是飞机驾驶员，驾驶各式飞机翱翔蓝天；一会儿是乘坐别人驾驶的飞机在天上飞，一伸手就可以把云抓下来拿在手中，然后爱不释手地把玩。也许是出于对自由飞翔的渴望，我总渴望着做自己的驾驶员和掌舵人，规划着自由飞翔的旅程。

人，总是向往、渴望着自由，又束缚着自由，让自由按照自己规划的路径前进。

而今，“听”火车几乎成了奢望——高铁速度更快了、效率更高了，但“听”火车的那种诗意与惬意，却早已不再。

## 刚 蹭

■愚 夫  
中午，太阳正毒。刚要下班，女儿打来电话说：“爸，我放学骑车被车挤倒了。”我顿时心头一紧：“你不得事吧？”“我不得事，车把歪了。”女儿说，“人家把我挤倒，停都没停就走了。我的电车倒了，刮了旁边停的车。”我心头一震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：会不会被讹上。

这样的事不是没有。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刚考上高中，怀揣父母凑的二十块钱骑车三四十里路去学校交费报到。归途，街上来来往往有不少的人。那时我刚学会骑车，还不熟练，一紧张，脚踏旁的脚踏板刮了路人的脚。当时那中年男子倒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责备了一句。是我关心地问：“碍事不得事？去卫生院看看吧？”去卫生院抹了药水，包了几包药，花了两块线。交了十八元学费，刚好还剩两元。这下，我便一文不名了。

当得知他在烟站卖烟，走去不便后，出于好心，我便主动提出骑车带他过去。这下可麻烦了！与他同行的人不依不饶，说是后遗症怎么办？得赔二十块钱！没钱，把车押下！自行车是借邻居家的，没办法，回吧。就这样，我一脸沮丧地顶着大太阳步行回了家。

听完我的诉说，母亲安慰了几句，便悄没声地出去了。母亲跑了一中午，好话说了，一箩筐，才借到十九块钱，还差一块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再走十几里去赎自行车，哪还有心思吃饭？

随后几天，打听到那人是某村的，和俺村谁家还有亲戚哩。母亲便寻思，托人说句好话，去看看人家，说不定人家一发善心，还会退回十块八块的。要知道，在那时，十九块钱可得买100多斤麦子呀！后来，母亲撬了一篮鸡蛋去看了人家，但最终也没有换来人家的同情。40年了，每每想起，总觉得是心中隐隐的痛。

“怎么办？有我的责任，要是不吭一声走了，那是肇事逃逸，我心里会不安的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女儿带着哭腔又充满焦躁的声音。

“那就留下爸的电话吧。”不想刺激孩子，我故作平静地说。一天过去，没有电话。又过了一天，电话终于来了——因为是轻微刮蹭，对方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，最后的协商结果是我赔人家500块钱了事。